

## 在十八洞村,我看到年轻人逐渐“洄游”

□ 施康

我出生于十八洞村,也奋斗在十八洞村。记得小时候,村里十分贫穷,教育资源有限,所有人都想“往外走”,留在村里的,几乎没有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。我从小学开始,就被父母送到镇上读书,高中时又考到了县城。但从小到大,我总是想要回到十八洞村,和我热爱的那片土地与父老乡亲生活在一起,为村子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那时的我不仅年纪小,知识技能、经验阅历也都很少,因此,在想到这件事时,我常常感到迷茫,不知自己能为村子的发展做些什么。直到高中毕业后,我考入长沙的大学,学习了自己感兴趣的传媒艺术类专业,才逐渐有了成熟的想法,决定在毕业后返乡创业,以视频为载体,一边拉动家乡的产业,一边让更多人看到美丽的十八洞村。

少年时代的我,在村里见到过贫困最真实的样子,吃过各种各样的苦。幸运的是,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,精准扶贫让十八洞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这也进一步鼓舞了我返乡创业的决心。2019年年

底,我辞去干了一年多的工作,回到十八洞村开始创业。父母亲人很支持我的决定,村子也不一样了,让人感觉到广阔的发展机会。当然,作为一个脱贫不久的村,十八洞村的资源、人才依然存在不少短板,但在我看来,只有先身体力行地去干事,才能在实践中逐渐补足这些短板。

一开始,我一个人单打独斗,通过短视频推介家乡的风土人情,收益并不算高。但在这一过程中,我吸引了村里好几个有想法的年轻人,同时把自己掌握的视频技能、互联网知识传递给了他们,进而像涟漪一样,搅动了村里的一池春水。起初一段时间,我和小伙伴们全凭一腔热血,连固定工资都没的领。但是,随着我们的粉丝越来越多,直播间里农产品和手工艺品销量越来越高,我们的事业也逐渐走上了正轨。

在这一过程中,我们因没经验吃过亏,一度因为品控不严遭遇大规模退货,也有村民觉得我们拍视频是“游手好闲”“不务正业”,这些话传到我们耳朵里,难免让人感到消沉。但家人、村干部和粉丝的支持,给了我们坚持下来的动力,我不断告诉自己:即便最终的结局是失败,这件事

事也值得坚持。

时至今日,我们的直播销售额已经达到100多万,不仅帮十八洞村卖出了不少好货,也拉动了附近一整片地区的乡村产业发展。在就业方面,除了6名固定团队成员,我们还会雇佣村民帮忙打包发货,不到1000人的村子,有100多人都参与了我们的事业。

我返乡那段时间,十八洞村作为脱贫标杆,名声日益响亮了起来,许多曾以“走出大山”为志向的年轻村民,也因这些成果而逐渐“洄游”。我们村直到2015年才考出了第一个大学生,到现在一共有40多个,其中11个人都在毕业后选择回村发展,比例相当高。除此之外,许多离乡打工的年轻人也看到了村子里的机会,回到家乡。他们奋斗的方式不止返乡创业一种,有人考编成为驻村干部,有人进入村委会工作,也有人回家帮父母经营农家乐。年轻人根据自己的专业兴趣、个人条件自由选择发展方向,说明村里的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,越来越有吸引力。

从现实角度出发,除了乡土情怀之外,一个地方要留住人才、吸引人才,最重要的

就是要让人看到足够的发展机会,为其提供良好收入和幸福生活。如果在村子里奋斗,赚到的钱不比城里少,大家当然愿意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,做自己真心想要做的事。对此,能够用实干给村子创造效益、创造价值的人越多,村子的经济实力就会越强,如此一来,便能进入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。

前年,承蒙村民信任,我当选为十八洞村团支部书记。这个岗位让我感受到了责任之重,也让我这个返乡创业者有机会站在不同的角度上思考:乡村地区能够做些什么,以此吸引青年、服务青年?通过挨家挨户的走访,我和村里许多年轻人展开了深入交流。我发现,年轻人一方面需要村里提供更多就业创业政策,帮助他们开局起步,另一方面也需要组织和他们建立更密切、更直接的联系,把政策精神切实传递给每个人。有些大学生带着热情返乡之后,不知道该做什么、怎么做,我问他们怎么不来支部,他们说“没人叫他们”,这显然是一个需要改进的工作要点。此外,村里也要结合自身条件,积极开辟更多产业赛道,把集体经济做大做强,这样自然更容易吸引年轻人。

目前,十八洞村已经和过去大不相同,



但附近依然有些村落没什么年轻人,面临发展困境。我希望有朝一日能作出更多成绩,把影响力从十八洞村扩展到整个湘西地区,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回来发展。十八洞村如此美丽,让我难舍难分,它是养育我的地方,也是让我有机会能走出去又回来的地方。我相信很多人都和我抱有一样的心情,希望在自己的努力下,把家乡建成乡村振兴的典范。

(作者系青年创业者、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十八洞村团支部书记)

## 为何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“回到二三线”



本版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

□ 郭晓青

又是一年毕业季来临,随着毕业生即将离开校园奔赴各地,开启人生的下一个篇章,今年城市间的“抢人大战”也进入收官阶段。

近年来,我国生育水平持续走低,而劳动年龄人口在2011年前后已达峰值。2022年,全国人口减少85万人,出现近61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,与2021年相比,16-59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减少666万人。“人”将成为未来最宝贵的资源,城市间“抢人”从增量竞争进入到存量竞争,竞争程度也愈发激烈。

在此背景下,从2017年开始,全国多座城市推出了人才引进政策,参与到“抢人大战”中,其中,西安、武汉、成都、杭州等“二线明星城市”是主角,随后部分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也进入“战场”。这些城市主要通过提供落户优惠政策,给予年轻人就业、住房补贴等举措,吸引高校毕业生及其他青年人才前往。

从区域分布看,这些二线城市大致可以分为两类,一类位于东南沿海地区,如南京、杭州、佛山、东莞等,这类城市具有区位优势,同时生活置业成本又低于一线城市;第二类是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,如西安、成都等,这类城市的区位优势可能不如第一类,但能汇集周边地区乃至全省的资源优势,具备一定的发展潜力。

梳理过去几年的“抢人大战”,会发现以下特征。第一,总体上落户门槛在不断降低,对学历、年龄、社保的要求在放宽。例如,杭州明确35周岁以下已就业大专生可落户,45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可“先落户后就业”。南昌、福州等城市全面放开落户限制,实现落户“零门槛”。

第二,随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,城市“抢人”的范围在进一步扩张。比如,不仅是高学历人才,对于拥有专业资格的技术型人才,南京、成都等不少城市都发布了相应的引才政策。可以预见,在劳动力资源更加稀缺的未来,“人才”的标准将会更加多元。

另一方面,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发展,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。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,2022年全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年,而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158万人,同比增加82万人,就业竞争较为激烈。

这两年在网络平台,上可以看到不少年轻人分享自己的求职经历,他们对收到的Offer进行比较、讨论,并听取大家的建议。从评论区的互动来看,一线城市、“大厂”不再受到一致的追捧,大家更倾向于结合自身条件,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岗位和城市。

对一些年轻人来说,选择去一线城市打拼,生活成本和消费水平更高,有时也难以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。相较而言,一些主动伸出橄榄枝的二三线城市往往“性价比”更高,也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青睐的选项。现实中,很多年轻人在一番权衡后,就选择回到家乡的二三线城市。如今,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。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、城市服务水平、文化消费生活等方面,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的差距逐步缩小,社会发展、区域间发展更加协调均衡。同时,随着时代观念的进步,当前年轻人价值观更加多样,人生追求更加丰富,职业收入不再是决定青年人生选择的唯一重大因素,很多人会综合平衡个人生活、家庭生活与职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,回到二三线城市也因此成为一些人的理性选择。

当然,也要看到,对城市而言,“抢人”的招式再多,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仍是最关键的,无论是降低落户门槛,还是给予各类人才补贴,这些政策能否吸引更多人回到二三线城市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产业的发展情况。因此,发展优势产业、优化营商环境,让企业创造出更多就业岗位,应当是有关部门推进工作的重中之重。

同时,人在城市不仅要工作,也要生活。当年轻人来到城市就业、落户、安家,凝聚起来的是一个个小家庭。要吸引人、留住人,让人才扎根,城市配套的公共服务体系要跟上。另外,地方政府为引进人才而出台的政策要有稳定性、连续性。只有真正落到实处,让人在此感到幸福、安心,有归属感,才能为城市发展创造更可持续的人才基础。

“良禽择木而栖”,一座有活力、有温度、生活成本合理的城市,也会持续吸引各类人才前来就业和安家。

(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)

## 就业是道多选题,没有标准答案

□ 林树心

王芸(化名)和李凯(化名),是我认识的两个年轻人。高中毕业后,他俩考入南方某省会城市一所普通高校,在学校成了一对恋人。一年前,王芸本科毕业,正好赶上新冠疫情相对严重的时段,很难找到心仪的工作。经过一番心理斗争,她作出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决定,那就是回到农村老家,接手父母承包的土地全职务农。当时,李凯正在作为大学生士兵参军,得知此事后,不仅没有反对,还对王芸的决心感到钦佩。后来,李凯光荣退役并完成了专科学业,经过权衡,他决定放弃升本机会,来到王芸的老家,和她一起成为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“新农人”。

王芸和李凯的选择,乍听起来可能会令很多人不解。在人们的固有认知中,大学毕业生不找个专业对口口的“正经工作”,而是回老家种地务农,往小了说是自毁前程,往大了说是浪费人才。然而,对王芸和李凯而言,回乡务农既不是“拍

脑袋”作出的冲动决定,也不是无路可走之后的“摆烂”行为。选择这条发展轨道,既是理性计算后得出的结论,也符合他们对人生的期待和本心。

如果不选择务农、努力留在省会城市,王芸大概率会和她的室友一样,在毕业几个月后找到一份平平无奇的文员工作,月薪3000多元。李凯在城里倒是能多赚一些,毕业之前,他找了一份健身教练的工作,收入一度超过6000元,但他每月都要在饮食和营养补剂上多花2000多元,以保持“健美”体型。相比之下,俩人一起务农,年收入约为8万-10万元,还能省下不少在城市里生活的额外开销。这不仅“经济账”不亏,还让他们有了职场同龄人难得的从容和淡然。

虽然都不是学农的,但王芸从小在田间长大,又有父母在旁指导,农业常识足够够用。李凯则在部队里练就了一幅好身板,手也很巧,各项农活都干得相当利落。与此同时,他们在大学获得的技能与视野也没有白费,王芸注册了多个社

交媒体账号,致力于成为“农村KOL”,借助互联网平台营销推广;李凯则开起了直播间,效仿某知名品牌,一边“秀肌肉”一边现场带货。不论是在网上还是日常生活中,他们的样子都很难让人想起传统意义上的“中国农民”。下田干活时,他们会穿上冲锋裤和防晒衣,用“现代装备”做好劳动保护,拍照录视频时,他们的打扮、谈吐,更是与城市青年无异。他们可以在有条件时承包更多土地、种植新作物、开展养殖业和加工业,事业前景比一些身在职场的同学还要广阔。可为什么,大学生务农依然是新闻?

不得不承认,一些人对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还抱有不少根深蒂固的成见,连一些大学生自己也存在就业偏见。尽管大学学历的普及程度早已不能和几十年前同日而语,许多人依然在潜意识里觉得读了大学就是“天之骄子”,必须努力成为“劳心者”,而不能“劳力者治于人”。

一方面,人们会向那些敢于打破成见的年轻人泼“冷水”:你们这是在浪费

自己学得的知识,辜负了亲人师长的栽培。另一方面,许多大学生也放下下身段与矜持,宁可找一份待遇很差的白领工作甚至待业,也不愿意从事那些在传统观念中与“大学生”身份不符的工作。当下,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确不容易,没有名校光环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尤其如此。越是在这种情况下,那些打开思路的大学毕业,越容易发现长期被自己忽视的发展机会,避开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的竞争,转而在人生的旷野上踏出一条路来。

回乡务农只是年轻人千百种人生选择中的一种,而不是用来“抄作业”的标准答案。在我接触到的大学毕业生中,有人大大方方地“进厂”成为技术工人,不把当蓝领当成坏事,也有人发现本专业前途有限,转而把自学的摄影、PS等技术当作谋生手段,甚至有一流名校毕业生,不考公、不考编,不进“大厂”,回老家和同学合伙创业,经营新潮小店。这些看似不同寻常的选择,其实都是努力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,而阻碍年轻人打破“常规”的,或许只是亟待改变的过时观念。

## 别怕前路漫漫,总会和家乡的黄土地再相遇

□ 苏晓甜

时光匆匆,又是一年盛夏,我们彼此祝福,奔赴人生下一段旅程。

在就业的十字路口,有些人选择新鲜亮丽的大城市,有些人选择安静祥和的小乡村,也有人犹豫不决,撒网式地投递简历。我从一开始就认清了自己的需求,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——回到家乡。

上大学时,我多次作为志愿者参加社会实践。北京冬奥会时,我的岗位是媒体租用空间助理。听起来这是一个“高大上”的工作,实际上充满忙碌和琐碎,包括引导媒体人员进行手部消毒,带领清洁阿姨进行清废工作,还需要搬运物资、更换垃圾桶。但是,我能够从一件件重复而基础性的工作中感受到自己的价值,对未来从事基层社会服务工作充满信心。

我也曾经到北京的幼儿园从事志愿服务,在与孩子们的接触中,感觉到北京和宁夏之间明显的教育差距。想到家乡

贫瘠的资源和土地,我选择回去,回到田垄之间,回到贫穷之中,期待能用自己的知识技能,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。

宁夏地处西北内陆,自然条件恶劣,经济基础薄弱,就业条件较差。在求职过程中,当我表达自己更倾向于等待选调生选拔结果时,有多家企业的招聘人员劝我不要回去,认为基层比较辛苦,发展前景不太好。从宁夏走出去的我,耳边总是充斥着旁人“走出山沟”“摆脱贫困”的期望。

幸运的是,父母非常尊重我的个人意愿,不会过多干涉我的决定。我也结识了不少回家乡就业的朋友。他们让我坚定地相信,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,只要有本事就会有舞台。任何职业都是神圣的,我愿意全力以赴回报桑梓,全心全意投入基层建设。

我在大学里学习的专业是统计学,统计是一门自然科学,它在帮助我们量化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,还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。在如今这个大数据时代,各方面做决策都要用到数据分析能力。虽然

未来在基层的工作岗位未必与统计学直接相关,但我相信自己还是有机会把自己的学习所得用于促进家乡发展建设。

我很感激我的导师吴翠琳老师,她在毕业论文指导会上说,“人大的学生,要将学术做在祖国大地上,将文章写在民生疾苦中。”在写毕业论文时,我把《宁夏籍大学生返乡就业意愿与影响因素分析》作为自己的论文题目。我想,这不仅是我对本科4年学习所得的总结和思考,也促成了自己最终的就业选择。

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、高层次人才缺乏等问题,严重制约宁夏发展。通过对216份有效问卷的分析研究,我发现,尽管有不少被调查大学生表示愿意尝试毕业后返回宁夏就业创业,但当地政策环境、经济条件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生返乡的选择。大多数被调查者期待获得公务员、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工作,也有不少宁夏籍大学生只是将返乡就业当作最后的退路。

我的论文研究还发现,认为择业要